

官場現形記

李 宝 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官場現形記

上

李 宝 嘉 著

张友鹤校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北 京

官场现形记(共两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上 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79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4\frac{1}{8}$ 插页 4

195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79 年 11 月上海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01—500,000

书号 10019·608

定价 2.65 元

出版說明

《官場現形記》，李寶嘉(1867—1906)作，是清末“譴責小說”中最早、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譴責小說”這個名字，是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裏面提出來的。魯迅先生深刻地分析了這類小說在清末盛行一時的原因：“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這就是說，譴責小說的盛行，直接反映了當時中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當中的覺悟水平。當時中國人民，是在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下，在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來，……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

勢之下的產物。正如魯迅先生說：“時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內失望，多欲索禍患之由，責其罪人以自快，寶嘉亦應商人之托，撰《官場現形記》”。

這部小說，集中地暴露了封建社會崩潰時期統治機構內部的腐朽情況。魯迅先生說，“凡所敘述，皆迎合、鑽營、朦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於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頭緒既繁，脚色復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書中出現的那些官僚，昏聩糊塗，卑鄙齷齪，達到極點；他們壓迫人民，剝削人民，嚴酷暴虐，也達到極點。但是，作者並沒有對現實生活進行深入的藝術概括，寫作態度上也有迎合時勢、譁衆取寵的成分。魯迅先生也指出：“然臆說頗多，難云實錄，無自序所謂‘含蓄蘊釀’之實，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後塵。況所搜羅，又僅‘話柄’，聯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彙爲長編，即千篇一律。特緣時世要求，得此爲快，故《官場現形記》乃驟享大名；而襲用‘現形’名目，描寫他事，如商界學界女界者亦接踵也。”

應該指出，作者是主張改良，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在當時已經沒有什麼進步意義，所以作者在藝術上不能真正掌握“批判的武器”，是同他在生活中反對“武器的批判”直接相聯系的。書中稱太平天國起義的隊伍和領袖爲“長毛”、爲“洪逆”，這說明了作者的思想的反動方面。

作者寫這部小說，原來計劃，分爲十編，每編十二回。但在第五編尚未全部完成之時，就因病死去。現存六十回，最後的極小一部分，還是他的朋友代爲補齊的。

這部小說的印本很多。本書是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世界繁華報本爲底本，參考光緒三十年粵東書局石印本、宣統元年(1909年)崇本堂石印本，加以校訂的。

清代的官制，和官場中許多術語，現在的讀者已經很少有人明了。爲了讀者的方便，本書除了每回酌加注解之外，並附有《清代的官制》一文，以備參考之用。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目 录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訓頑兒	講制艺乡紳勗后进……	1
第 二 回	錢典史同行說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4
第 三 回	苦鑽差黑夜謁黃堂	悲鑄級藍呢糊綠轎……	31
第 四 回	白簡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48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貪贓主僕同惡……	61
第 六 回	急張罗州官接巡撫	少訓練副將降都司……	77
第 七 回	宴洋官中丞爛礼节	办机器司馬比匪人……	93
第 八 回	談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項走头無路……	108
第 九 回	觀察公討銀翻臉	布政使署缺伤心……	123
第 十 回	怕老婆別駕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138
第十一回	穷佐杂賣緣說差使	紅州县傾軋斗心思……	154
第十二回	設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71
第十三回	听申飭隨員忍气	受委屈妓女輕生……	186
第十四回	剿土匪魚龙曼衍	开保案鷄犬飞升……	204
第十五回	老吏断獄着着爭先	捕快查贓头头是道……	223
第十六回	瞞賊贓知县吃情	駁保案同寅报怨……	242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詐	五十兩买折彈参……	258
第十八回	頌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隨員卖关节……	278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講理學官場崇節儉……	298
第二十回	巧逢迎爭制羊皮褂	思振作勸除鴉片烟……	316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贏當場出彩	弄巧成拙驀地撒差……	332
第二十二回	叩轅門蕩婦覓情郎	奉板輿慈親賜孝子……	350
第二十三回	訊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觀察賺仇差……	366
第二十四回	擺花酒大鬧喜春堂	撞木鐘初訪文殊院……	384
第二十五回	買古董借徑謁權門	獻巨金癡心放實缺……	404
第二十六回	模稜人慣說模稜話	勢利鬼偏逢勢利交……	421
第二十七回	假公濟私司員設計	因禍得福寒士捐官……	435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趨公郎署無意分金……	449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訪艷秦淮河	鬧統領宴賓番菜館……	468
第三十回	認娘舅當場露馬脚	飾嬌女背地結鴛盟……	486
第三十一回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說洋話哨官遭毆打……	509
第三十二回	寫保折筵前親起草	謀厘局枕畔代求差……	529
第三十三回	查帳目奉札謁銀行	借名頭斂錢開書局……	548
第三十四回	办义賑善人是富	盜虛聲廉吏難為……	569
第三十五回	捐巨貲統袴得高官	吝小費貂璫發妙謔……	588
第三十六回	騙中騙又逢鬼魅	強中強巧遇機緣……	605
第三十七回	繳完帖老父托人情	補札稿寵姬打官話……	625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爺乘龍充快婿	知客僧拉馬認乾娘……	640
第三十九回	省錢財惧內誤庸医	瞞消息藏嬌感俠友……	657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紛憑片語	紹心法清訟誦多才……	672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極意媚鄉紳	算交代有心改帳簿……	690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風雅忙里偷閑……	704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	一班齷齪堂構相承……	718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盤	拉辮子兩番爭節札……	735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詞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餒熏天……	755
第四十六回	却洋貨尙書挽利权	換銀票公子工心計……	775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頻頻說白字	為惜費急急煮烏烟……	793
第四十八回	还私債巧邀上宪欢	騙公文忍絕良朋义……	807
第四十九回	焚遺財伤心說命妇	造揭帖密計遣群姪……	826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僕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846
第五十一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867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徑假子統营头	靠泰山劣紳卖矿产……	888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員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別具肺腸……	907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紆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議保商局……	925
第五十五回	呈履歷参戎甘屈节	遞銜条州判苦求情……	941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賺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槍手……	962
第五十七回	慣逢迎片言矜秘奧	办交涉兩面露殷勤……	987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顧問官	洋翰林見拒老前輩…	1003
第五十九回	附來裙帶能諂能驕	掌到銀錢作威作福…	1022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罵皆为文章…	1038

附 录

清代的官制……	1052
后 記……	1081

第一回

望成名學究訓頑兒 講制藝鄉紳勗後進*

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內住的，只有趙、方二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爷爷手里，居然請了先生，教他兒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黌門秀士[一]。鄉里人眼淺，看見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姓方的便漸漸的不敵了。姓方的瞧着眼熱，有幾家該錢的，也就不惜工本，公開一個學堂；又到城里請了一位舉人[二]老夫子，下鄉來教他們的子弟讀書。這舉人姓王名仁，因為上了年紀，也就絕意進取，到得鄉間，尽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的也會對個對兒；有的也會謫幾句詩；內中有個天分高強的，竟把筆做了“開講”[三]。把這幾個東家喜歡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陽，大家商議着，明年還請這個先生。王仁見館地蟬聯，心中自是歡喜。這個會做開講的學生，他父親叫方必開。他家門前，原有兩棵合抱大樹，分列左右，因此鄉下人都叫他為“大樹頭方家”。這方必開因見兒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便說自明年為始，另外送先生四貫銅錢。不在話下。

且說是年正值“大比之年”[四]，那姓趙的便送孫子去趕大考。考罷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說。到了重陽過後，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夢之中，忽听得一陣馬鈴聲響，大家被他惊醒。開門看處，只見一群人，簇擁着向西而去。仔細一打听，都說趙相公考中了舉人了。此時方必開也隨了大眾在街上看熱鬧，得了這個信息，連忙一口氣跑到趙家門前探望。只見有一群人，頭上戴着紅纓帽子，正忙着在那里貼報條呢。方必開自從兒子讀了書，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學會了好幾担擱在肚里。這時候他一心一意都在這報條上，一頭看，一頭念道：“喜報貴府老爺趙印溫，應本科陝西鄉試，高中第四十一名舉人。報喜人卜連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里咂嘴弄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聲“親家”。方必開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別人，就是那新中舉人趙溫的爺爺趙老头兒。原來這方必開，前頭因為趙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個女孩子，托人做媒，許給趙溫的兄弟，所以這趙老头兒趕着他叫親家。他定睛一看，見是太親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門外頭，當街爬下，綳冬綳冬的磕了三個頭。趙老头兒還禮不迭，趕忙扶他起來。方必開一面揮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說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話了？咱從前常說，城鄉紳老爺們的眼力，是再不錯的。十年前，城鄉石牌樓王鄉紳下來上墳，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飯後無事，走到書房，可巧一班學生在那里對對兒哩。王老先生一時高興，便說我也出一個你們對對。剛剛那天下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聯就是‘下雨’兩個字。我想着；你們這位少老爺便沖口而出，說是什么‘出太陽’。王老先生点了點頭兒，說道：“下

雨”兩個字，“出太陽”三個字，雖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將來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話嗎？”赵老头兒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記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約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墳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們。將來望你們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說了半天的話，方才告別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飯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書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貴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連元”。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書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經發达过的人，曉得其中奧妙。听了听，就說：“这是报条上的話，他不住的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东家見了眼饞，又勾起那痰迷心竅老毛病来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爸爸攙到屋里来坐，別叫他在風地里吹。”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講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誰知他父亲跑进書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連磕了二十四個响头。先生忙忙还礼不迭。連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一面嘴里說：“东翁，有話好講，这从哪里說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話也說不出来，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兒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問道：“东翁，你是为了他么？”方必开点点头兒。王仁道：“这个容易。”随手拉过一条板凳，讓东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說道：“老

三，你知道你爸爸今兒这个样子，是为的誰呀？”老三回：“我不知道。”王仁道：“为的是你。”老三說：“为我什么？”王仁道：

“你沒有听見說，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兒中了举人么？”老三道：“他中他的，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不是这样講。虽说人家中举，与你無干，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这就是你錯了！”老三道：“我錯甚么？”王仁道：“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兒子，既然叫你讀了書，自然望你巴結上进，將來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掙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五]，拉翰林[六]，好处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么好处？”王仁道：“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錢賺；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門来，开鑼喝道。阿唷唷，这些好处，不念書，不中举，那里来呢？”老三孩子虽小，听到“做了官就有錢賺”一句話，口虽不言，心內也有几分活动了。悶了半天不作声。又停了一会子，忽然問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

那时候，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兒子的一番話，心上一时欢喜，喉嚨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許多；后来又听見先生說什么做了官就有錢賺，他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嘔了出来；剛剛吐得一半，忽然又見他兒子回駁先生的几句話，駁的先生頓口無言，他的痰也就攔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直鈎鈎兩只眼睛，瞪着先生，看他拿什么話回答学生。只見那王仁楞了好半天，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面色很不好看；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鬍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罵道：“混帳东西！我今兒一番好意，拿好話教

导与你，你倒教訓起我来了！問問你爸爸：請了我来，是叫我管你的呢，还是叫你管我的？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这还了得！这个館不能处了！一定要辞館，一定要辞館！”这方必开是从来沒見先生發过这样大的气，今兒明曉得是他兒子的不是，冲撞了他，惹出来的禍。但是滿肚子的气，越發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說說不出，急的兩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老三还在那里嘖哩咕嚕說：“是个好些兒的，就去中进士做官給我看，不要在我們家里混閑飯吃。”王仁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老三又哭又跳，鬧的越發大了。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見不像样，赶了进来，拍了老三兩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賠了許多話；把哥子攙了出来才完的事。按下不表。

且說赵老头兒，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七]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鎮日价大魚大肉的供給，就是鴉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兒就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誼，开了橫單[八]交給报房里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里雇的厨子，說要整猪整羊上供，还要炮手、乐工、礼生。又忙着檢日子請喜酒，一应乡、姻、世、族誼，都要請到。还說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以后，又多几个同年[九]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門前兩根，填上兩根，祠堂兩根。又忙着做好一塊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題“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沒有这位闊亲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填鄰王乡紳，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經見過几面。因此淵源，就送去了一分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連夜叫漆匠做好，挂在

門前，好不榮耀。又忙着替孫子做了一套及時應令的棉袍褂，預備開賀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趙老头兒祖孫三代究竟都是鄉下人，見識有限，那里能彀照顧這許多，全虧他親家，把他西賓王孝廉請了過來一同幫忙，才能這般有条不紊。當下又備了一副大紅金帖，上寫着：“謹擇十月初三日，因小孫秋闈[○]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寫：“趙大禮率男百壽暨孫溫載拜。”外面紅封套籤條居中寫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石牌樓進士第”八個小字。大家知道，請的就是那王鄉紳了。另外又煩王孝廉寫了一封四六信，無非是仰慕他，記挂他，屆期務必求他賞光的一派話。趙老头兒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筆，說趕初一先打發孩子趕驢上城，等初二就好騎了下來；这里打扫了兩間庄房，好請他多住幾天。帖子送去，王鄉紳答應說來。趙老头兒不勝之喜。

有事便長，無話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趙家一門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盡，人仰馬翻。到了初三黑早，趙老头兒从炕上爬起，喚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來，打火燒水洗臉，換衣裳，吃早飯。諸事停當，已有辰牌時分，趕着先到祠堂里上祭。當下都讓這中舉的趙溫走在頭里，屁股後頭才是他爷爷，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走進了祠堂門，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來；只有一个老漢，嘴上挂着兩撇鬍子，手里拿着一根長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動。趙溫一見，認得他是族長，趕忙走過來叫了一聲“大公公”。那老漢點點頭兒，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單讓他一個坐下，同他講道：“大相公，恭喜你，現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們祖先積了些甚么陰功，今日都應在你一

人身上。聽見老一輩子的講，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龍門[二]老等，幫着你抗考籃；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还說是文昌老爷是陰間里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爷穿戴着紗帽圓領，坐在上面；底下圍着多少判官，在那里写榜。陰間里中的是誰，陽間里的榜上也就中誰，那是一点不会錯的。到这时候，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陰間里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謝恩，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覺哩。大相公，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真是不容易呢。” 民118

爷兒两个正在屋里講話，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鬧。問是甚么事情，只見赵温的爷爷滿头是汗，正在那里跺着脚罵厨子，說：

“他們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会子告訴王乡紳，一定送他們到衙門里去！”嘴里罵着，手里拿着一頂大帽子，借他当扇子扇，搖来搖去，气得眼睛都發了紅了。正說着，只見厨子挑了碗盞家伙进来。大家拿他抱怨。厨子回說：“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餓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为的那一項！半个老錢沒有瞧見，倒說先把咱往衙門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翰林、尙書[三]，咱伺候过多少，沒瞧过他这囚攏的暴發戶，在咱面上混充老爷！开口王乡紳，閉口王乡紳，像他这样的老爷，只怕替王乡紳撿鞋还不要他哩！”一面罵，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擲，說：“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罢！”这里大家見厨子动了气，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說好話，右說好話，好容易把厨子騙住了，一样一样的做現成了，端上去摆供。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長陪祭，大众跟着磕

头。虽有贊礼生在旁边吆喝着，無奈他們都是乡下人，不懂得这样的規矩；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也有磕起头来，再作一个揖的。礼生見他們参差不齐，也只好由着他們敷衍了事。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分子，倒也絡續不断；頂多的一百銅錢，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沒有了。

看看日头向西，人报王乡紳下来了。赵老头兒祖孙三代，早已等得心焦；吃喜酒的人，都要等着王乡紳来到方才开席，大家餓了肚皮，亦正等的不耐煩。忽然听說来了，賽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大家迎了出来。原来这王乡紳坐的是轎車，还没有走到門前，赵温的爸爸搶上一步，把牲口攏住，帶至門前。王乡紳下車，爷兒三个連忙打恭作揖，如同捧鳳凰似的捧了进来，在上首第一位坐下。这里請的陪客，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王孝廉同王乡紳叙起来还是本家，王孝廉比王乡紳小一輩，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兒說过，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紳考考他兒子老三的才情，所以也戴了紅帽子、白頂子，穿着天青外褂，裝做斯斯文文的样子，陪在下面；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只穿得一双綠梁的青布鞋罢了。

王乡紳坐定，尙未开談，先喊了一声“来”！只見一个戴紅纓帽子的二爷，答应了一声“者”！王乡紳就說：“我們帶來的点小意思，交代了沒有？”二爷未及回話，赵老头兒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紅封套兒，朝着王乡紳說：“又要你老破費了，这是断断不敢当的！”王乡紳那里肯依。赵老头兒無奈，只得收下，叫孙子过来